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六回 合雙成巫女襄王圓夢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

話說楊乃武趁著姊姊葉氏，妻子詹氏不在家中，小白菜畢生姑也因了小大同三姑二人都到舅舅敬天家中去游玩，黨的寂寞，到乃武房中欲找詹氏葉氏閑談，不想只有乃武一人，便同乃武坐下閑談。乃武取出酒肴，請生姑飲啖。當下倒了一杯，自己飲了一口，授給生姑道：「妹妹請飲一口吧。」生姑年紀已長，早已了解風情。平日瞧那小大，呆頭呆腦，醜陋不堪，自己又生著這般天仙般的面貌，未免心中不樂。見乃武這般的昂藏風流、瀟灑曠塵，比了小大真有天壤地隔之分，也很有些留戀。如今見乃武這般相挑，早臉飛赤露，小鹿心頭亂撞，也怦怦相動，便不知不覺得舉起杯來，飲了一口。乃武見了，知道有些眉目，不覺大喜。忙一面同生姑閑談，一面便挑以游詞。生姑都只是不語。兩只水汪汪地的秋水，只向著乃武面上，睃來睃去。乃武瞧見生姑這般丰韻，那裡還忍耐得住，便推過酒杯，竟單刀直入，一把把生姑抱住，生姑只不作聲，半推半就。乃武見是時候，即擁定生姑，一面把面親住，一面伸下手去，把生姑衣帶寬掉。生姑這時只羞的嬌顏如火，閉目不語，盡乃武擺布。這一來，便種下了禍根。乃武同生姑已成就了奸情，好半晌，乃武方站起身來。生姑也起身整理衣服。乃武瞧生姑這時，杏眼帶赤，星眸含蕩越發的標緻了，忍不住又抱住了溫存一回，方各自收拾。生姑見時候不早，恐小大三姑回來，忙開門出去，乃武忙向生姑耳邊喳喳的說了幾句，生姑不禁回眸一笑，又白了乃武一眼。乃武微微一笑，生姑即走出房去，回到自己房中。見小大同三姑尚未回來，便橫在床上，暗暗思想方才的事情，不覺又羞將起來，似花一般的嬌臉之上，又漸漸的飛起了兩朵紅雲。只時覺得乃武人既漂亮大方，身體又很高貴，對於自己這般的溫存體貼，比較了小大的粗曠野蠻，真是天遠在隔。芳心之中，不由越發的愛著乃武。暗道：「自己如能嫁了乃武，方是心滿意足。怎地這般命苦，匹配了這個三分像人、七分如鬼的葛品連，可算得是紅顏薄命。想到這裡，又不禁悲傷起來。眼中掉下淚來。」

乃武在房中，自生姑出去之後，因身體困倦，也躺在床上休息。想著方才同生姑的事情，覺得很是得意。又想到生姑生得這般的花容月貌，在倉前地方，可算的首屈一指。若是生在富室大家的深閨之中，豈不是一位閨閣千金。偏偏生在這貧苦人家，度那淒涼生涯，又配了這個醜陋不堪的葛小大，真是命苦已極，不覺替生姑抱屈，越發的痛惜起來，在床上休養了一回，不覺天色已晚，聽得外面葉氏同了詹氏在那裡說話，知道已經回來，忙站起身來，走出回去。見葉氏母子同了詹氏已是回來，坐在外面閑談。見了乃武，都笑著招呼，一同坐下談話。那邊生姑已在那裡準備晚飯，小大、三姑也已歸家。對於乃武同生姑的事情，都沒有知道。自這天起，乃武對於生姑，越發的憐愛起來。沒人的時候，便悄悄幽會。生姑家中，小大既不能賺錢，自然很是窮苦。只仗著喻氏偷偷的周濟一些，那裡能得支持。虧得乃武時常周濟，方能勉強度日。好得葉氏同詹氏，對生姑的境遇，也很可憐，因此倒也不疑心乃武。

這般的度了幾時，已是新年正月時候。這一年，正是同治十一年份。乃武正是三十一歲。小白菜畢生姑，方是二十三歲。小大二十九歲。三姑也有二十一歲了。喻氏在新年之中，買了些食物，帶了自己在沈家積下的私蓄來到小大家中，探望小大。這天小大正在家中，見母親到來，心中歡喜，同生姑、三姑二人接到裡面。喻氏把買的食物放在桌上，向生姑道：「生姑我知道你們年下沒什麼東西，所以特地買一些在此，快收拾了進去，在新年中，也可稍稍快活一些。」生姑一看，卻是臘肉、鳳雞、鹽魚等類，又有許多糕餅茶食，便一面收拾。一面笑道：「正是呢，年下虧得楊大爺，送了我們許多東西，方得好過年，不然又沒錢去買。」小大接口道：「正是。我想我們受了楊家多次的東西，自己又沒有什麼送給人家，什麼好呢？」生姑笑道：「媽媽，我想如今趁著媽買來許多東西，揀好的送些過去，也算答報人家，媽媽你想怎樣？」三姑這時，正忙著翻開了茶食包子，取了兩個蜜棗，向口送，不住贊道：「好吃！好吃！吃這個甜棗子倒這般的怪好吃的。」正一面大嚼，一面亂翻，聽得生姑說要送給楊家，忙搶了一包蜜棗，一塊年糕，匿在身後道：「媽媽，別聽嫂嫂的話，這些好吃的東西，如何去送人呢？快別瞎說，我要吃的。」喻氏瞧了，不禁笑將起來，忙喝住三姑，向生姑道：「好，還是你會打算做人，我想別的如茶食糕餅等類，他們是不希罕，只有那風雞，卻是我家中揀了四五斤重的肥雞，自己風上的。如今我悄悄地帶了四只來，可送了他們二只，留兩只自己嘗嘗。還加上一塊鹽肉，這鹽肉卻是你晚爹托人在金華府帶來的，味兒還不差。送了這二樣過去也好表了心意了。」小大也有些呆頭呆腦，聽了喻氏的言語，并不作聲，只望著許多東西呆看。三姑更是撇著嘴不愿意。生姑心中，雖很是愿意送去，讓乃武嘗嘗，又表了自己的心意，只是怕喻氏、小大說他同楊家親熱，致起疑心，便不敢立即取來送去。

喻氏瞧見這般神色，倒不禁笑將起來，便向小大道：「小大，你怎麼這般的發呆呀，難道是不愿意不成？別說是你們常是受著他們周濟，便是沒有受過什麼，這種人家，巴結上了，決不會吃虧的。何況你們住在這裡，凡事都須他們照應，又受過人家恩惠的呢？」小大聽了，忙笑道：「我沒什麼不愿意的，我只想著他們二少爺待我們真是怪好的，只要瞧我們沒了什麼，便送來了，我們將來如何報答他們？因此便呆住咧。如今送這一些東西去，還有什麼不愿意不成，媽說怎麼辦，就怎麼辦好了，橫豎這些東西，也都是媽帶來的。」喻氏聽了，暗想人家說小大傻頭傻腦，如今瞧來，倒也未必，只是人太難看了些，心中不覺歡喜起來。即笑向生姑道：「生姑，你聽著，把二樣東西送去吧。」生姑聽了，便揀了兩只風雞，一方鹽肉，拾在手中，興匆匆的出了房門，向乃武那邊走去。不一時，已是回來，笑著向喻氏道：「楊家二少爺同大娘娘，都說著媽費心呢。」喻氏笑道：「這些東西，還用得著謝麼？」生姑也不答言，只忙著把東西收拾，又向小大道：「今天媽來了，也沒有什麼菜肴，只剩了前天楊家送來的風魚，一碟糟肉，把媽帶來的風雞，煮一個起來，開一瓶楊家送的玫瑰露，將就著吧。」小大點頭道好。喻氏笑道：「我倒隨便，不必多費手腳了。」生姑笑道：「媽怎樣說的，吃些東西，難道還不是該的嗎，橫豎他也要吃的。」說著，忙忙的取了一只風雞，到廚房中去了。喻氏瞧見生姑這般的玲瓏能幹，很是歡喜，不覺提起了同小大完親的心事。暗想如今小大也是二十九的人了，差不多已是半世年紀，生姑雖比小大輕些，卻也是二十三歲了，不能說小。以前的不能完親，一則因了小大在豆腐店內尚未滿師，沒錢進帳，怕不能養家開銷，不得不緩些舉行。二則行完之時，也得請請親友，小大連生活都不周全，如何有這一注巨款。所以住雖住在一起，卻仍沒有完親圓房。瞧這生姑，同小大倒也沒什麼不會，不知他們二人，究竟睡在一處，還是二處。倘是睡在一張床上，再不圓房，被人家知道了，也不好聽。好得如今小大去年年底已滿了師了，以後去可以賺錢回來，不致再同以前般的困難。這一注完親的錢，小大現時自然是拿不出來，只須自己向敬天商議，請敬天幫忙，自己也津貼一些。再不夠時，向楊家借些，諒來楊家素日待小大生姑甚好，沒有什麼不肯的。

想定主意，等幾天到敬天家中，同敬天商議之後，請個風鑿先生，合合八字，選個黃道吉日，把小大生姑二人圓了房，自己也可以了結一件心事。將來若生下一男半女，繼續葛氏門中香煙，自己也可算得對得起已故的丈夫了。想畢之後，就笑著向小大道：「你們三人怎地睡法呀？」三姑在一旁聽得，早搶著道：「阿哥一個房間，我同小白菜一對睡一個床的。」喻氏聽了，越覺生姑可愛，知道生姑從未同小大有越軌舉動。只是又細細一想，生姑雖是從小就童養在家裡，只因其中曾有幾年，小大被太平軍擄去時，回過母家，如今雖又接來同居，可是生姑生得這般的美貌，似天仙一般，倉前鎮上，可算得頭兒尖兒第一個美人，小大生得如此醜陋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配著生姑，真是彩鳳隨鴉，不論是誰都知道是不配。似生姑這般的花容月貌，那裡不找一個如意郎君，小大家中，又十分窮困，不要再隔幾年別說是生姑不愿嫁給小大，違反前言，把姻緣拆散。便是生姑的母親，也不要懊悔這件親事，過來要領生姑回去，重定良緣，豈不是又得麻煩，或者把這件親事拆散，豈不失卻了機會，不如趁生姑同生姑的母親未曾想到這一層上，快些同小大圓房。到了此時，生米已煮熟飯，就是要悔親，也不能夠了。因此喻氏越發要緊同小大圓房，便問小大道：「小大，你如今在店內，可以賺多少錢了，用來開支家用，可以敷衍了嗎？」小大聽得，不禁皺著眉頭道：「不行，還是不夠。虧的生姑做些活計，同了三姑做些粗活，又仗著二少爺周濟一些，方能勉強度日。倘不是生姑做活計，光靠著我賺的幾吊錢一月，如

何能行呢。」

喻氏聽得生姑能做活計，不由的心中大喜，暗想這倒不妨事了，倘是真圓了房，只須生姑稍稍多做一些生活，自己再稍稍貼些。也可以度日的了。便又問小大道：「小大，我想你人也大了，年紀已是二十九歲了，不是小了。你媽又嫁著你晚爹，不能常來看你，終須一個親熱痛癢相關的人，照顧著你才好。不如同你舅舅商議，同生姑圓了房。一則完了媽的心願，二則你們二人，可以好好的做起一家人家來。似生姑這般的聰明伶俐照顧著你，你好歹可以少吃些虧，你看好嗎？」小大聽了，心中自然愿意，只張開了大口憨笑。三姑在一旁，所得喻氏說要同小大生姑圓房，有喜酒吃，先歡喜起來。大笑道：「媽媽，好的好的！有喜酒好了，媽媽日期揣的近些，從此小白菜我要叫他嫂嫂了。」方說得起勁，恰巧生姑在後面廚房中走出，欲喚三姑進去一同煮飯，聽的三姑說是要叫自己嫂嫂，同了有喜酒吃了，又瞧著小大坐在椅上，不住的憨笑，臉上也稍稍有些紅赤，喻氏卻笑嘻嘻地，見自己出來，連連的望了望幾眼，早猜透個中原因，知道喻氏定是在那裡向小大說同自己圓房的言語，不由的嚇得一跳，把臉飛紅，也不再喚三姑，一溜煙的逃回廚房。喻氏見了，以為是女孩兒家聽得成親，害起羞來。那裡知道生姑同乃武二人，早已卿卿我我，恩愛非常，成就了好事。所以生姑聽了，不覺有些膽戰心驚起來。

當下喻氏也不理會，仍問小大道：「小大，你怎樣只是憨笑呢，究竟怎樣呢？」小大也不禁黑臉變赤，滿臉的疙疸都顯了起來，點頭道：「但憑媽好了，只是哪裡來的錢呢？」喻氏道：「這倒不妨，我去同你舅舅商議就是。」三姑聽得喻氏這般言語，只喜得直嚷，笑道：「要叫新嫂嫂了！」喻氏聽得，怕生姑害羞，忙喝住三姑，不許亂說。又想到生姑人在廚房內弄飯，很是辛苦，方才出來，定是叫三姑進去幫忙，卻聽得了三姑要吃喜酒，羞得回了進去。便叫三姑道：「三姑，你人也二十一歲，怎地連煮飯都不去相幫一回，快去幫著生姑，把飯弄好，我們一同吃了，我還得早些回去，不然，那些孽障，又得在你們晚爹前說東話西搬是非哩。」三姑忙笑道：「正是哩，我因媽來了，倒把燒飯忘了，平日飯總是我燒的，只是常燒得底下枯焦，倒也很香，我就歡喜吃這香飯同焦的硬塊。今天小白菜，不對了，要叫新嫂嫂哩，今天新嫂嫂燒飯，不要不燒焦，使我沒有硬塊吃，我得快些進去看看哩。」說著，忙忙立起身來，飛也似的向廚房奔去，一面飛跑，一面又大笑大叫道：「要吃喜酒哩！小白菜要變新嫂嫂哩！」喻氏見三姑依舊這般的傻意憨，連鍋巴都不識，叫做硬塊，又這般的亂叫亂嚷，被生姑所得，豈不害羞，心中很是替三姑發愁，暗想似三姑這般得傻憨，生得如此的難看，十醜八怪般的，將來如何能攀親出嫁，只可養老家中的了。三姑奔到廚房中，卻見生姑也不燒飯，只坐著低頭發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